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二十一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三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二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一

禮儀一

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

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
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
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
者辱得之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
為治本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
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脩五
禮五玉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相成
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

東遷周室寖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麕之刺興焉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算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鳴球之備物介丘壁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

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為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禮令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勛華之典封禪異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没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

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纘鴻生鉅儒鋭思綿蕝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寰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集雖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受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

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
立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為月令禘祭唯祭天宗謂日
月而下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
之又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
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
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
事封泰山於圜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
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邉檢之東西各三南北

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槀秸罇以瓦甒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近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闕凡增多二

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于内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黄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參會改定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

希吉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
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為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脩
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
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
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
韋萬石相次參掌其事又前後博士賀敳賀紀韋叔夏
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
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參定叔夏卒後

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先天二年紹為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張星王琇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刋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

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銳卒後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

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之事致齋惟為祀事得行其餘悉斷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之日集於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於尚書省安置餘官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

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給明衣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袴褶陪位於殿廷車駕反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餕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

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稾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

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
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
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
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
位于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
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
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

羊豕各五籩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籩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及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籩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圜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

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
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
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
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
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使著令
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
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令所司行令殊為失
吉又尋漢魏晉宋歴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
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
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
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
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祉配
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徳祖宗
自是不毁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

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
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
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意旨也又
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
位失君敘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
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
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名入各以其職命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

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

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
韞慶歷道事周道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
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
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
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
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
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
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

事無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

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議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

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别祀圜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説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别有南

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上帝即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

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蔟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為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

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
舛難以因循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
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為
十二中祀同為十小祀同為八釋奠准中祀自餘從座
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
迴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
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為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

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舊復祈穀為感帝以髙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髙祖依新禮見配圜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

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
所據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
依檢更無故實按春秋啓蟄而郊鄭玄注禮云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
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
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堂檢舊禮用鄭玄義仍祭五方
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其雩及
明堂並準勑祭祀於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

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為是隂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圖纂籙昭大孝於嚴配是以薦鯀鱣於清廟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於太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為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

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分感帝於五行自茲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太武皇帝撫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於塗炭寘懷生於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銳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玄闕

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內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況祖功宗德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圜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

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勑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勑五禮並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勑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為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乆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則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

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

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

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後非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間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父子殊别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

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太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圜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

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
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
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
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叡德
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
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
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帝兼配今議者引祭
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

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兼配之禮特禀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見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劒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

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曜魄等邃啓樞闈三葉之宏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郊天豈祀配之有别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及則天革命天册萬歲元年加號為天册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為始祖文皇帝后考應國公追尊為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

並以配焉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昊天上帝于東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儀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龍三年十一月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

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皇后助祭之禮尚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焉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

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時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

令傳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圓丘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

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别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

南郊即圓丘圓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
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
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
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
樂圜丘則引大傳五禘以為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
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歷自臨宸極未親郊
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
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

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讜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制令宰臣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无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會所奏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會之表

玄宗即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時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

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至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為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籩豆各用十二簠簋甑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象樽壺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罍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太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內官每座

籩豆二簋俎各一內官已上設樽於十二陛之間內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衆星壺樽二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從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籩豆各八簋簠㽅俎各一五官每座籩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于

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籩豆之數同于雩祀夏至禮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簠簋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簠簋甑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

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
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
於圜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
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
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
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
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
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

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准禮修之且感帝之
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
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
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
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
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
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
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

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為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其舉之難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

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為十詰十難曰集賢校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外郎薛頎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於圜丘臣幹詰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

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五也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

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畧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為祭昊天於圜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為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

言禘祀帝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説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令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雝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説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爾雅禘大祭

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𤣥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為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
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嚳不王
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黄帝殷周出
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
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
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
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

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為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為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

愚以為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𤣥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𤣥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

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

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

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為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

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堯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

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
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
帝臣以為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
為始祖既非造我區宇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
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
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于宗祀
圜丘之上為昊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
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

懿為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之强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衮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為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棄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為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為始祖漢以高帝為始祖

則我唐以神堯為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
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曽無按據一
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
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為名以直見知以
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
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
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
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

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頎等援引
鄭學欲蕪祀典臣為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
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
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顏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
增悚越議奏不報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
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令
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
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無位無功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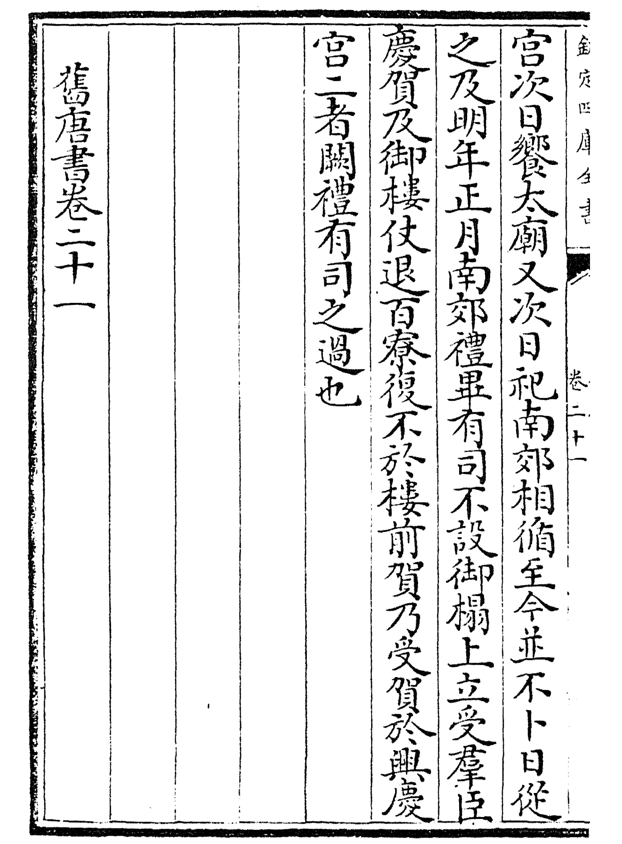
之任巽周弼魏肇啟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為有
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
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
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
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
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
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
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

其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令武徳貞觀
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
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
以太祖配享天地廣徳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
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
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為常式
勅曰宜行用竹簡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徳宗親祀
南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

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
非典禮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
詔郊祀之義本于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
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
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朕位攸同而於祝
文稱臣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瀆於等威前京兆府
司錄參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
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叙至禮自今已

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六年
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
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誡否吏部郎中柳冕
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誡辭云各揚其職
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爲亞獻請改舊辭云
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十五年四月術士匡彭祖上
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
官儒者議歸崇敬曰準禮立春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

立夏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後十八日迎黃靈於
中地祭黃帝秋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為土王在四
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木而祭於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
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
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合於典禮𧰼祖馮侯緯之說據
陰陽之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用乃寢元和十五年十二
月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
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



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羣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興慶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舊唐書卷二十一

舊唐書卷二十一考證

禮儀志一歴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領入明堂自縁從祀○沈炳震曰必配下明有闕文考唐文粹及英華必配下應補入上帝而伏羲五代本配凡九字上下文義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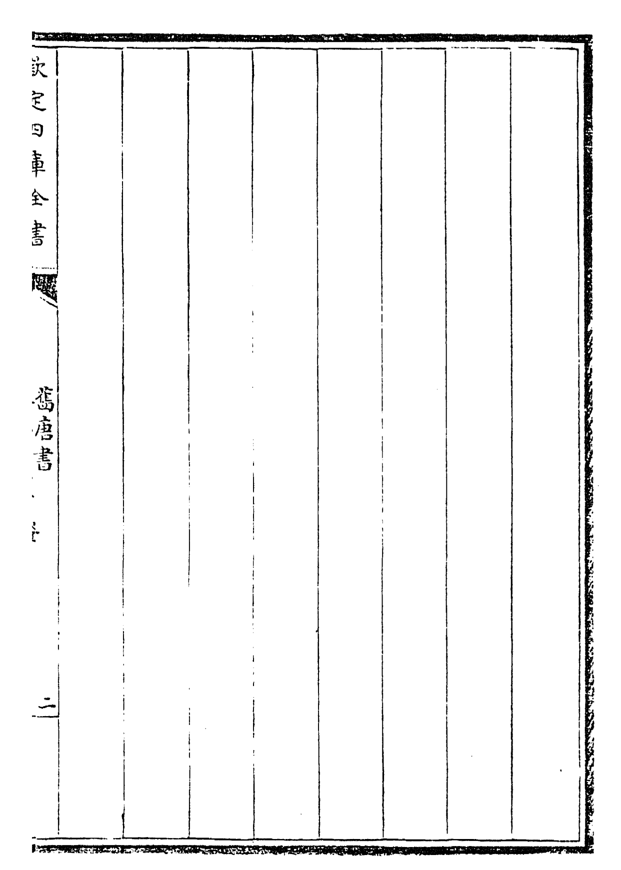
道格上玄功清下黷○黷字誤文粹作瀆已改正

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矣○臣德潛按下應接以其是人主之象云云原本以字譌矣下誤接其文以五

方帝五帝五官從祀云云共誤二千三百餘字今已訂正

以睿宗配○臣德潛按下應接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原本誤接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共三千三百餘字今已訂正

詔百寮會議○臣德潛按下應接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至末原本誤接天是人主之象云云共四千二百餘字今已訂正



舊唐書卷二十一考證

謹案第三頁前五行神堯受禪刊本受訛授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地祇及配帝用犢二案上下文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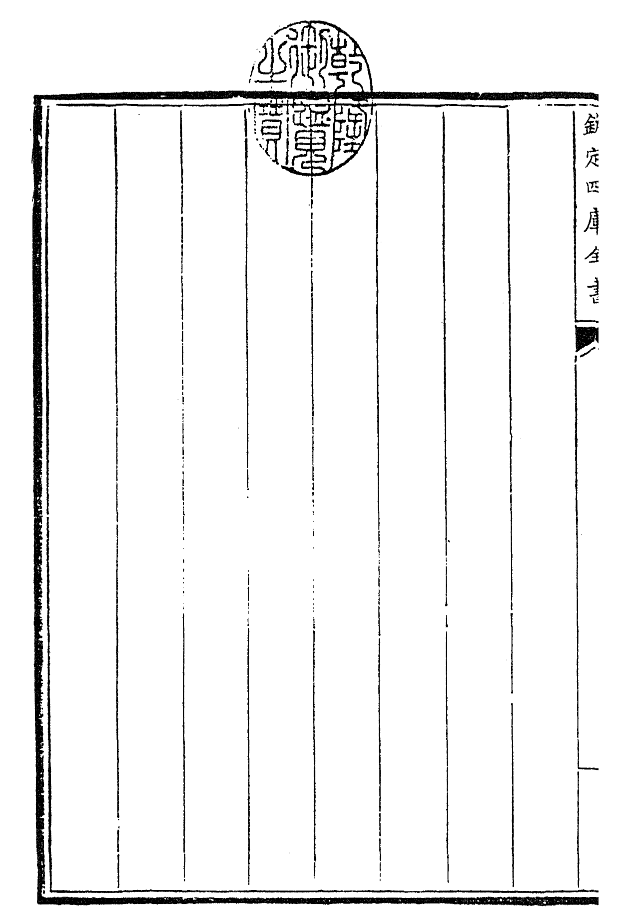
犢黝皆言其色此犢字上疑有脫字

第十一頁後七行北辰星曜魄寶按新書從月令

鄭注作耀魄寶與此異

第二十九頁前五行爾雅釋天刊本天訛文今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為日已久刊本久訛人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貢生臣黄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二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舊唐書卷二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二

禮儀二

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内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

并議肰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頴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敕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敕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

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稾秸器尚陶匏用璽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寛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

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閤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

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齋卽仍其舊梁陳
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
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
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
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
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允
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

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

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議猶未決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顔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彌歴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别創

規模衆說舛駮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横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祠於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

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
戴禮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
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黄帝
曰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
之徵知非别處大戴所説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
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
皐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

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頫容釋例亦云明堂大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茍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

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

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戸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寛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為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賛處崇高而不言

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合宮靈符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荅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兹日因心展敬永垂

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
國子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
宣依鄭玄義以為明堂之制當為五室内直丞孔志約
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為九室曹王友趙慈皓
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
初以九室之議為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
等明年六月内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
言内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

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内様為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内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牕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

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濶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為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梁為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别各餘一丈一尺内室别四闥八牕檢與古同請依為定其戸依古外設而不開内

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為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

禮記明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濶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黄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别各安三門施玄閫四角造三重魏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

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盼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閣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為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至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畧定乃下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

阜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為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賾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冀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

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狹下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之景化啟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玄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極軌物施敎其歸一揆考圖汶上僅存公玉之儀度室圭躔才紀中元之製屬炎精墜駕璿宮毁籥四海淪於沸鼎九土陷於塗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鉞唐郊收鈐雍野納祥符於蒼水

受靈命於丕山飛沈泳沫動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蛇應乇雲而鞠旅封金岱嶺貽累聖之鴻勳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顯庸太室傍羅八柱周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闕文斯備大禮聿脩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

宇臨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為一宇徘徊五間按尚書一朞有四時故四面各一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所開三門一朞十有二月故周迴總十二門所以面別一門應茲四序既一時而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三門又周易三為陽數二為陰數合而為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墻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黃琮

禮地鄭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地形八方又按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令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按漢書陽為六律陰為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為陽數八為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按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為二百八十所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以助成陰不孤行待陽

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序基每面三階周廻十二階每階為二十五級按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廻十二階又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每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疏陛上擬霄漢之儀下則地辰之數又列茲重級用準聖凡象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基之上為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按漢書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為家之義又按周禮蒼璧禮天鄭玄注璧圓以象天故為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按周易陰數十故間別一丈九尺所以規模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基置九州於一宇堂周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闊一丈三尺按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按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

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陰數八故澗一丈三尺所以調慈玉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循環逐四序而迎節堂周迴二十四窻高一丈三尺澗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窻又按書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數一地數十故澗一丈一尺又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象風候氣逺周天地之數曲

準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五尺聳兹八柱承彼九閒數該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制且柱為陰數天實陽元柱以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降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為四輔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分輝契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

易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而為二十故置二十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之功允應剛柔之道八柱四輔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上符景宿考編珠而紀度觀列宿以迎時八柱四輔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仰而貽則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一朞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

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寒暑以通微璿璣之度無愆玉歷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總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為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所以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兼運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為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厦藉於羣材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

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揲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環迴契辰象之規結構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玄叶神策之至數大小節及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之數契金儀而調節偶

璇歷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按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奥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歷象發明章閏下柳七十二枚按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規貞候契至和於昌歷偶神數於休期上柳八十四枚按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又按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為六合總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

儀包羅六合準會陰陽之數周通氣候之源枅六十枚

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該歷

數包括陰陽採甲乙之深微窮辰子之玄奥連栱三百

六十枚按周易當朞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

枚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之日順平分而成歲應晷

運以循環小梁六十枚按漢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

枚構此虹梁避規鳳歷傍竦四宇之製遥符六甲之源

樟二百二十八枚按漢書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

二十八枚所以應長歷之規象中月之度廣綜陰陽之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結棟分間法五行而演秘疏樞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梁二根按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擬天地象玄黃之合德表覆載以生成陽馬三十六道按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茲嘉節契此貞辰分六氣以爕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

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是知疏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歷之規無爽大梠兩重重别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所以通規瑞歷叶數祥風遥符淳俗之源遠則休徵之契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按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二十九枚所以探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為陰本子實陽源子午分時

則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茲隆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為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儀方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茲天九乘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

尺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賾道合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按淮南子清陽為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羣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者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毁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

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
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欂梍藉以
為本亘之以鐵索蓋為鸑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
為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號萬
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為合宮縣詔曰黃軒御歷朝萬方
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於衢室有虞輯瑞總章之號
既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陽館以辨
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能範圍三極幽贊五神

展尊祖之懷中宗祀之典爰從漢魏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脩廣之規未備朕以肅昧虔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宗輔之縣預紀明堂之名及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以鼎郊勝壤圭邑奥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爰藉子來之功式遵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乾坤之奥策法氣

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眘言盛烈豈不美歟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爲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國陽明之地今既俯邇宫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爲宗祀之所朕乃爲丙巳之地去宫室遥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常備文物動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彤闈經始肇興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負扆臨人則茅宇土階取

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堂為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於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

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
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來賀載初元年冬正月
庚辰朔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
政於羣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内史邢
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
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
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第布
席以祀之於是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曰謹按明堂大享

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則禮典所云大享
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
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五神於明堂曰
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
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
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於明堂
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
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

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刋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圜丘庶不煩黷從之時則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始起建構爲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

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則天欲責躬避正殿宰相姚璹曰此實人火非是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長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則天乃御端門觀酺宴下詔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無有所隱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美惡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矜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

而自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雀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知災變之生將以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祗畏神心警懼天誡飭身正事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為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熒惑之災而應三舍之壽高宗懲雊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

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為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焱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為患實同王者舉措營為必關幽顯幽為天道顯為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令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復非延火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火發既先從麻主後及總章意將

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既辟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誡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

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羣寮理合兢畏震悚
勉力司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聖德
覩變憯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恍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
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過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理
故傳曰可憂而為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
墉積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火陽之氣歡樂陽事火氣
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脩其
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

為今旣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晻眛王化無益萬機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聰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告相仍實天人丁寧匡諭聖主使鴻基益固天禄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為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費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

祿靡窮幸甚幸甚則天尋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册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為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扆殿命有司讀時令布政於羣后其年鑄銅為九州鼎既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

兖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為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乃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宗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玄武門來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並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為曳鼎歌

令相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别為浮飾臣觀其狀光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為之炫燿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通天宫以契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為神功聖歷元年正月又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壁閭仁諝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

之外周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下諸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

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配帝而發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云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

檢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

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

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

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

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

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令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

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

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馬帝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

損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彞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
臨事議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
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
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
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
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
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

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
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定得失當時
大儒成均博士吴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惲曰臣等謹按
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夫天子頒告朔
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
章新立紹百王之絶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
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

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玄義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讀時令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大享復就圓丘行事迄於睿宗之世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賔客薛謙光獻九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羲農首出軒昊膺

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鑒
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
付史館從之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
卿王仁恕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
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
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
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
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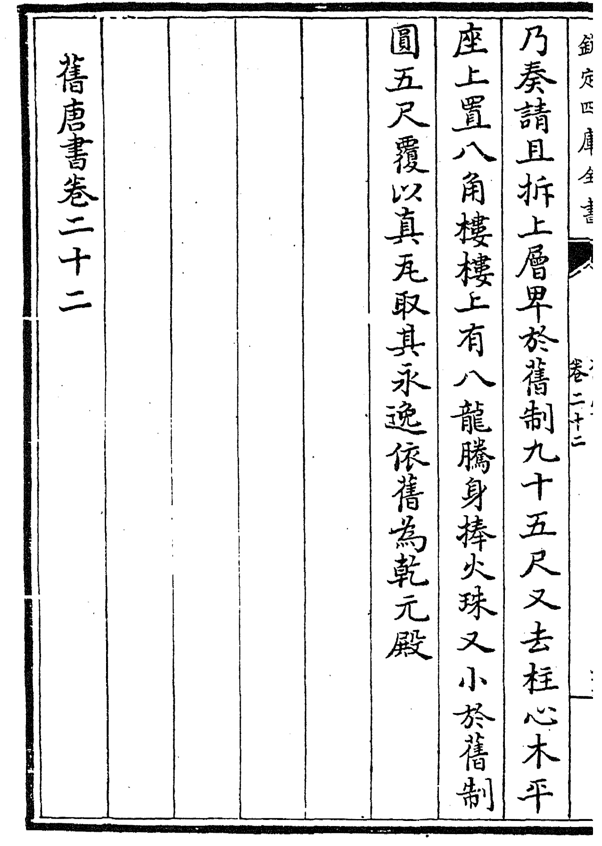
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

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遥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雖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宫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

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己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

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攷歷之計擇煩
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
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
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咸以此堂所置
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
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
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
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

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
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鄰宮掖此之嚴祀有異肅恭苟
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廣參羣議
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為乾元
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
於乾元受朝賀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
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禮二十五年駕在西
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毀之䛒素以毀拆勞人



乃奏請且拆上層畢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圓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舊為乾元殿

舊唐書卷二十二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禮儀志二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沈炳震曰春秋

杜氏通典作季秋宜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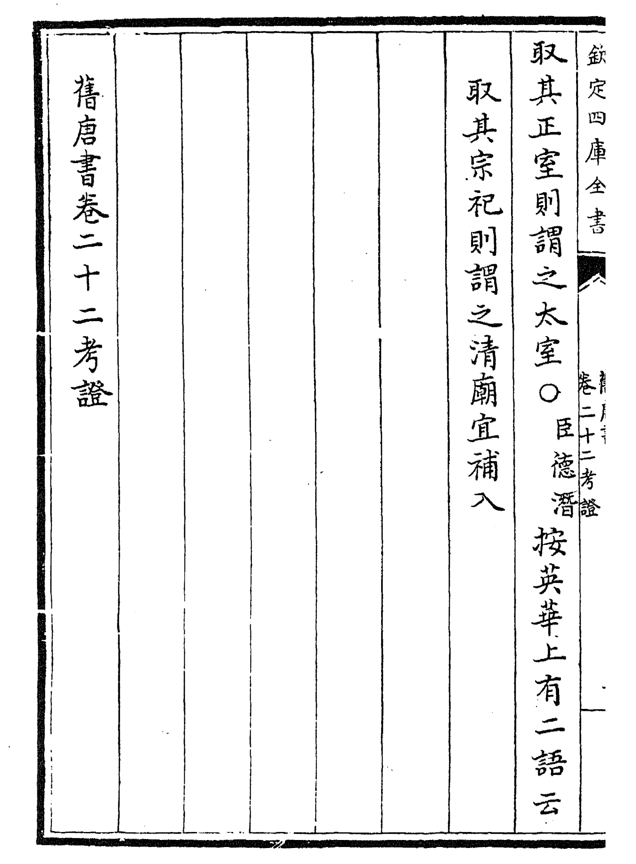
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正通典作室

按周易天數五并五行之數合而爲二十○沈炳震曰

天數五下闕地數十三字據通典補入

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沈炳震曰下各

州鼎皆有名而蔡州獨闕通典蔡州鼎名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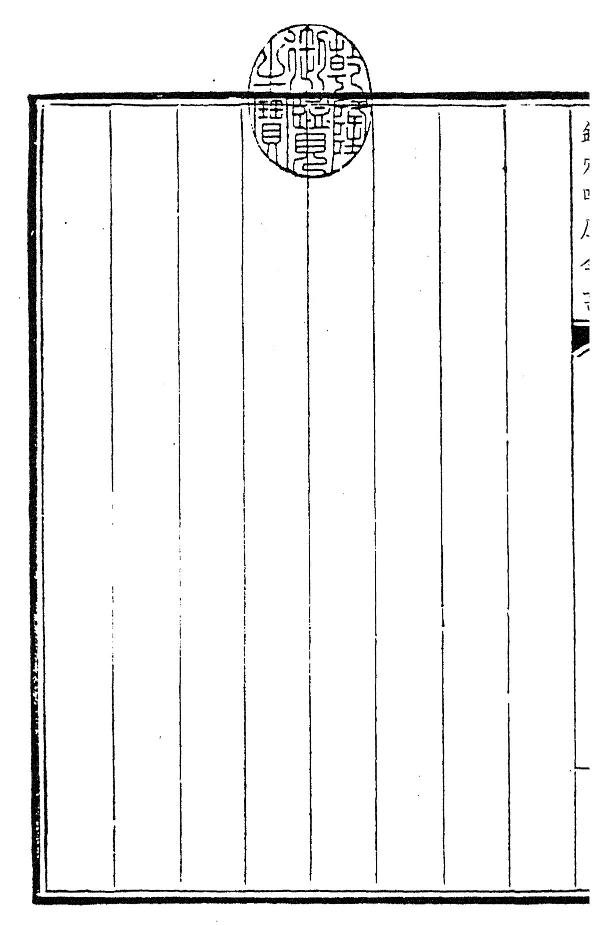
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臣德潛按英華上有二語云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宜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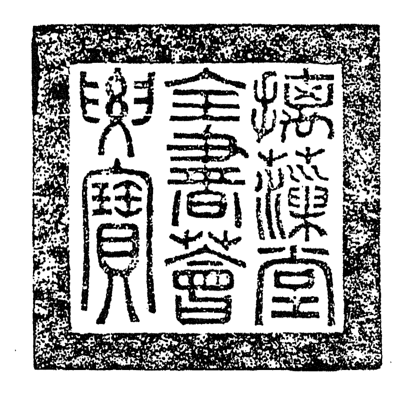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謹案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將以覺悟明主刊本以訛自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五行撰江都集禮刊本集禮訛禮集據經籍志改

第三十六頁後一行且拆上層畢於舊制九十五尺刊本畢訛畢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舉人臣汪志伊